

##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獸一

牛 金牛銀牛青牛牛鬥 潛牛涼州人牛洛水牛

牛拜 桓衝光祿屠者朱氏子

牛償債 卞士瑜 路伯達 戴文 河內崔守 王氏老姥

牛傷人 邵桃根

牛異 洛下人 寧茵 仲小小

牛

大月支及西胡，有牛名曰白及，今日割取其肉，明日其瘡即愈，故漢人有至其國者，西胡以此牛示之。漢人對曰：「吾國蟲名為蠶，為人衣，食樹葉而吐絲。」外國人復不信有蠶。（出《金樓子》）新昌穴出山犢，似秦牛，常與蛇同穴。人以鹽著手，夜入坎中取之，其舌滑者是蛇，其舌燥者則牛也，因引之而出焉。（出《交州志》）野牛高丈餘，其頭若鹿，其角丫戾，長一丈，白毛，尾似鹿，出西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唐先天中，有田父牧牛嵩山，而失其牛。求之不得，忽見山穴開，中有錢焉，不知其數。田父入穴，負十千而歸。到家又往取之，迷不知道。逢一人謂曰：「汝所失牛，其直幾耶？」田父曰：「十千。」人曰：「汝牛為山神所將，已付汝牛價，何為妄尋？」言畢，不知所在。田父乃悟，遂歸焉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金牛

長沙西南有金牛岡，漢武帝時，有一田父牽赤牛，告漁人曰：「寄渡江。」漁人云：「船小，豈勝得牛？」田父曰：「但相容，不重君船。」於是人牛俱上。及半江，牛糞於船。田父曰：「以此相贈。」既渡，漁人怒其污船，以橈撥糞棄水，欲盡，方覺是金。訝其神異，乃躡之，但見人牛入嶺。隨而掘之，莫能及也。今掘處猶存。（出《湘中記》）增城縣東北二十里，深洞無底。北岸有石，周圍三丈。漁人見金牛自水出，盤於此石。義熙中，縣人常於此潭石得金鎖，尋之不已。俄有牛從水中引之，握不禁，以刀扣斷，得數段，人遂致富，年登上壽。其後義興周靈甫常見此牛宿伏石上，旁有金鎖如繩焉。靈甫素驍勇，往掩之，此牛制斷其鎖，得二丈許，遂以財雄也。（出《十道記》）

銀牛

太原縣北有銀牛山。漢建武二十四年，有一人騎白牛，蹊人田田父訶詰之。乃曰：「吾北海使，將看天子登封，遂乘牛上山。」田父尋至山上，唯見牛跡，遺糞皆銀也。明年，世祖封禪焉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青牛

桓玄在南常出詣殷荊州，於鶴穴逢一老翁，群驅青牛，形色瑰異。玄即以所乘牛易取，乘之至靈溪，駿駛非常。玄息駕飲牛，牛走入水不出。桓使覘守，經日絕跡。當時以為神物。（出《渚宮故事》）京口居人晚出江上，見石公山下有二青牛，腹嘴皆紅，戲於水際。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，執鞭於其旁。久之，翁回顧見人，即鞭二牛入水，翁即跳躍而上，倏忽漸長，一舉足，徑上石公山頂，遂不復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牛鬥

九真牛裡牛，乃生溪上。牛裡時時怒，共鬥，即海沸湧。或出門岸上，家牛皆怖。人或遮捕，即霹靂。號曰神牛。（出《異物志》）

潛牛

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，形似水牛。每上岸鬥，角軟，還入江水，角堅復出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涼州人牛

天寶時，涼州人家生牛，多力而大。及長，不可拘制，因爾縱逸。他牛從之者甚眾，恒於城西數十里作群，人不能制。其後牛漸凌暴，至數百，鄉里不堪其弊，都督謀所以擊之。會西胡獻一鷲獸，狀如大犬而色正青。都督問胡：「獻此何用？」胡云：「搏噬猛獸。」都督以狂牛告之。曰：「但有賞錢，當為相取。」於是以前三百千為賞。胡乃撫獸咒願，如相語之狀。獸遂振迅跳躍，解繩縱之，逕詣牛所。牛見獸至，分作三行，已獨處中，埋身於土。獸乃前鬥，揚塵暗野，須臾便還。百姓往視，盆成潭，竟不知是何獸。初隨望其鬥，見獸大如蜀馬。鬥畢，牛已折項而死。胡割牛腹，取其五臟，盆盛以飼，獸累啖之，漸小如故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洛水牛

咸通四年秋，洛中大水，苑囿廬舍，靡不淹沒。厥後香山寺僧云：「其日將暮，見暴雨水自龍門川北下，有如決海潰江。鼓怒之間，殷若雷震。有二黑牛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。眾僧與居人憑高望之，謂城中悉為魚矣。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暄開，有二青牛奮勇而出，相去約百步，黑牛奔走而回。向之怒浪驚瀾，翕然遂低。」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牛拜

桓衝

桓衝鎮江陵，正會，當烹牛，牛忽熟視帳下都督，目中淚下。都督咒之曰：「汝若向我跪，當啟活也。」牛應聲而拜，眾皆異之。都督復曰：「謂汝若須活，遍拜眾人。」牛涕淚如雨，遂遍拜。值衝醉，不得啟，遂殺牛。衝聞，大怒都督，痛加鞭罰也。（出《渚宮故事》）

光祿屠者

太和中，光祿廚欲宰牛，牛有胎，非久合生。或曰：「既如此，可換卻。屠者操刀直前，略不介意。牛乃屈膝拜之，亦不肯退。此牛與子，遂殞於刀下。屠者忽狂惑失常，每日作牛啼，食草少許，身入泥水，以頭觸物，良久乃定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朱氏子

廣陵有朱氏子，家世勳貴，性好食黃牛，所殺無數。常以暑月中，欲殺一牛，其母止之曰：「暑熱如此，爾已醉，所殺無益。」

殺也。」子向牛言曰：「汝能拜我，我赦汝。」牛應聲下淚而拜，朱反怒曰：「畜生安能會人言！」立殺之。數日乃病，恒見此牛為厲，竟作牛聲而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牛償債

##### 卞士瑜

卞士瑜者，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，慳吝，常顧人築宅，不還其價。作人求錢，卞父鞭之曰：「若實負錢，我死。當與爾作牛。」須臾之間，卞父死，作人有牛產一黃犢，腰下有黑文，橫給周匝，如人腰帶。右膺有白紋斜貫，大小正如笏形。牛主呼之曰：「卞公，何為負我？」犢即屈前膝，以頭著地。瑜以錢十萬贖之，牛主不許，死乃收葬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##### 路伯達

永徽中，汾州義縣人路伯達，負同縣人錢一千文。後共錢主佛前為誓曰：「我若未還公，吾死後，與公家作牛畜。」話訖，逾年而卒。錢主家牯牛生一犢子，額上生白毛，成路伯達三字。其子姪恥之，將錢五千文求贖，主不肯與，乃施與濕成縣啟福寺僧真如，助造十五級浮圖。人有見者，發心止惡，競投錢物，以佈施焉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##### 戴文

貞元中，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，家富性貪，每鄉人舉債，必須收利數倍。有鄰人與之交利，剝刻至多。鄉人積恨，乃曰：「必有神力照鑿。」數年後，戴文病死，鄰人家牛生一黑犢，脅下白毛，字曰戴文。閭里咸知，文子恥之，乃求謝，言以物燬去其字，鄰人從之。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，乃訟鄰人，妄稱牛犢有字。縣追鄰人及牛至，則白毛復出，成字分明，但呼戴文，牛則應聲而至。鄰人恐文子盜去，則夜閉於別廡，經數年方死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##### 河內崔守

有崔君者，貞元中為河內守，崔君貪而刻，河內人苦之，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，凡數鎰，而竟不酬直。僧以太守，竟不敢言。未幾，崔君卒於郡。是日，寺有牛產一犢，其犢頂上有白毛，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。寺僧相與觀之，且歎曰：「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，而竟不還。今日事，果何如哉？」崔君家聞之，即以他牛易其犢。既至，命剪去文字，已而便生。及至其家，雖豢以芻粟，卒不食。崔氏且以為異，竟歸其寺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### 王氏老姥

廣陵有王氏老姥，病數日，忽謂其子曰：「我死，必生西溪浩氏為牛，子當尋而贖我，腹下有王字是也。」頃之遂卒。西溪者，海陵之西地名也。其民浩氏生牛，腹有白毛，成王字。其子尋而得之，以束帛贖之而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# 牛傷人

##### 邵桃根

梁末邵桃根，襄陽人，家有一犢，肥充可愛，桃根恒自飼之。此犢恒逐桃根遊行，每往官府聚會，犢雖係在家，而吼喚終不住。後一日，桃根晨起開門，犢忽從後舐根，肋穿流血。舉家打去，已復瞋目，復來舐傷，數日氣絕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##### 牛異

##### 洛下人

唐先天年，洛下人牽一牛，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，巡坊而乞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# 寧茵

大中年，有寧茵秀才假大寮莊於南山下，棟宇半墮，牆垣又缺。因夜風清月朗，吟詠庭際。俄聞叩門聲，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。茵啟關，睹處士形質瑰瑋，言詞廓落，曰：「某田野之士，力耕之徒。向畎畝而辛勤，與農夫而齊類。巢居側近，睹風月皎潔。聞君吟詠，故來奉謁。」茵曰：「某山林甚僻，農具為鄰。蓬蒿既深，輪蹄罕至。幸此見訪，頗慰羈懷。」遂延入，語曰：「然處士之業何如？願聞其說。」特曰：「某少年之時，兄弟競生頭角。每讀《春秋》之穎考叔挾輅以走，恨不得佐輔其間。讀《史記》至田單破燕之計，恨不得奮擊其間。讀《東漢》至於新野之戰，恨不得騰躍其間。此三事俱快意，俱不能逢，今恨恨耳。今則老倒，又無嗣子，空懷舐犢之悲，況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：『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。』其人如玉，即不敢當。生芻一束，堪令諷味。」俄又聞人扣關曰：「南山斑寅將軍奉謁。」茵遂延入，氣貌嚴聳，旨趣剛猛。及二斑相見，亦甚忻慰。寅曰：「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？」特曰：「昔吳太伯為荊蠻，斷髮文身，因茲遂有斑姓。」寅曰：「老兄大妄，殊不知根本。且斑氏出自門谷於菟，有文斑之像，因以命氏遠祖固、婕妤，好詞章，大有稱於漢朝，及皆有傳於史。其後英傑間生，蟬聯不絕。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，相者曰：『君當封侯萬里外。』超詰之，曰：『君燕頰虎頭，飛而食肉萬里，公侯相也。』後果守玉門關，封定遠侯。某世為武貴中郎，在武班。因有過，竄於山林。晝伏夜遊，露跡隱形，但偷生耳。適聞鬆吹月高，牆外閒步，聞君吟詠，因來追謁。況遇當家，尤增慰悅。」寅因睹棋局在床，謂特曰：「願接老兄一局。」特遂欣然為之。良久，未有勝負。茵玩之，教特一兩著。寅曰：「主人莫是高手否？」茵曰：「若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」兩斑笑曰：「大有微機，真一發兩中。」茵傾壺請飲，及局罷而飲，數巡，寅請備脯脩以送酒。茵出鹿脯，寅齧決，須臾而盡。特即不茹。茵詰曰：「何故不茹？」特曰：「無上齒，不能咀嚼故也。」數巡後，特稱小疾便不敢過飲。寅曰：「談何容易！有酒如澗，方學紂為長夜之飲，覺面已赤。」特曰：「弟大是鐘鼎之戶，一坐耽更不動。」後二斑飲過，語紛拿。特曰：「弟倚是爪牙之士，而苦相凌，何也？」寅曰：「老兄憑有角之士而苦相抵，何也？」特曰：「弟誇猛殺之軀，若值人如卞莊子，當為粉矣。」寅曰：「兄誇壯勇之力，若值人如庖丁，當為頭皮耳。」茵前有削脯刀，長尺餘。茵怒而言曰：「寧老有尺刀，二客不得喧競，但且飲酒！」二客悚然，特吟曹植詩曰：「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此一聯甚不惡。」寅曰：「鄙諺云，鶉鳩樹上鳴，意在麻子地。」俱大笑。茵曰：「無多言，各請賦詩一章。」茵曰：「曉讀雲水靜，夜吟山月高。焉能履虎尾，豈用學牛刀。」寅繼之曰：「但得居林嘯，焉能當路躡。渡河何所適，終是怯劉琨。」特曰：「無非悲寧感，終是怯庖丁。若遇龔為守，蹄涔向北溟。」茵覽之曰：「大是奇才。」寅怒，拂衣而起曰：「寧生何黨此輩！自古即有斑馬之才，豈有斑牛之才。且我生三日，便欲噬人。此人況偷我姓氏，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耳！」遂怒曰：「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，乃長揖而去。」特亦怒曰：「古人重者白眉，君今白額，豈敢有人言譽耳。何相怒如斯？」特遂告辭。及明，視其門外，唯虎跡牛蹤而已。寧生方悟，尋之數百步，人家廢莊內，有一老牛臥，而猶帶酒氣，虎即入山矣。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##### 仲小小

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，眾號仲野牛，平生以彩獵為務。臨洮巴西，至於疊宕岷之境，數郡良田，自祿山以來，陷為荒徼。其間多產竹牛，其色純黑，其一可敵六七駱駝，肉重千萬斤者。其角，二壯夫可勝其一。每飲齧之處，則拱木叢竹，踐之成塵。獵人先縱火逐之，俟其奔迸，則毒其矢，向便射之。洎中鏃，則挈鍋釜，負糧糗，躡其蹤，緩逐之。矢毒既發即斃，踣之如山，積肉如阜。一牛致乾肉數千斤，新鮮者甚美，縷如紅絲線。乾寧中，小小之獵，遇牛群於石家山，嗾犬逐之，其牛驚憂，奔一深谷，谷盡，南抵一懸崖。犬逐既急，牛相排蹙。居其首者，失腳墮崖；居次者，不知其偶墮，累累接跡而進，三十六頭，皆斃於崖下。積肉不知紀極，秦、成、階三州士民，荷擔之不盡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